



解读父亲黄家蕃治学精神

■ 黄 旭

父亲黄家蕃(1930—2005)，一个让很多北海人乃至外地人熟悉的名字。父亲字衍庭，号少岩、一粟楼主。父亲一生与翰墨结缘，雅好四绝。平时开卷览书、纂文撰稿之余，纵情于诗、书、画、印，聊以自怡。自评诗词第一，画、印、书分列序后。现在收录在册的《一粟楼诗词全钞》约一千多首。父亲自青少年时期便有诗词蜚声诗坛，寒暑更替六十余载，始终吟咏不辍。

2004年，父亲在离世前一年写下《苦吟》(七绝)三首，这是他留下的最后诗作，对自己一生的诗词创作经历做了总结。诗云：“六十年来学写诗，功夫深浅寸心知。灯油耗尽知多少，全凭简册作良师。”(其一)“每因一字不成眠，百改千敲乱简笺。绝顶攀升休啸傲，要知头上有青天。”(其二)“常云触景始生情，无兴生情句不成。情兴俱无应搁笔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”(其三)在第一首诗的第一句中，父亲对自己一生的诗词创作过程仅用一个“学”字概括总结，表达在六十年的时间跨度里自己写到老，学到老。父亲生前于1980年倡议“北海诗社”并任社长。他经常说：“学问越做到深处，越觉得自己不足，着鞋松紧自己要清楚。”古稀之年的他还经常添购尚缺的古籍志书，继续为自己老顽之身“充电”。父亲曾经指着书柜里的《康熙字典》《辞海》对我说：“我就靠这些字典词典做我的老师。”第一首诗后两句说明在学习诗词的道路上何等艰辛：当年祖父早逝，父亲于初中一年级便失学，之后靠自学而养书卷气。父亲几乎大半生都埋头于煤油灯下校字问柬，长此不懈。当时父亲还处于温饱难继，身陷“右派”，“文革”动乱，忧患萦怀的状况下，他不畏困难、潜心积学、坚韧不拔的精神，真是我们子子孙孙学习的楷模。第二首诗“每因一字不成眠，百改千敲乱简笺”两句，反映父亲治学严谨，精益求精的态度。一个诗人一首诗中能炼好一个字，得到臻于“诗眼”的佳句，其成就感是难以名状的，但这其中要耗费诗人不少心机精力才可能做到，难怪唐代诗人卢延让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，杜甫始终不改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执着。父亲的诗词文章以咏物记史为多，但凡诗文结尾少不了注释，事件典故的出处，引用的史籍，均标注清楚，这体现出父亲治学所具有的历史责任感。对于历史的研究，判定历史事件真伪应凭考据，史料正稗结合，避免以讹传讹，谬误后人。诗的后两句“绝顶攀升休啸傲，要知头上有青天”，阐明父亲谦恭治学的一种平和心态，世上学无止境、艺无止境，一山还有一山高，山高不比天高。做学问做到不自满、不骄傲、不恃才傲物，那便是“有境界”。父亲这种平和心态，不知是否是青年时期笃信佛教、曾任“广东佛教会合钦灵防联县友会”理事留下的感悟。第三首诗把触景(生活积累)作为创作的第一要素，情由景生方有诗意，无情无兴而作无病呻吟，纵算写出诗来也不耐读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写下《涠洲杂诗》《地角渔港建成》《临江仙·纵贯北海半岛运河建成》《北海风光》等反映地方历史文化的诗词作品，都是置身其境情兴而发。这些诗词今天读来，也会勾起一些北海人渺远的历史记忆。他的笔记之中记录了大量的地方逸事、掌故遗闻资料。这些资料是融入诗词的最好素材。难怪父亲将自己的诗词称为“一方诗志”。诗中载史，史乘寓诗，读诗如读史。诗词亦然，文章亦然。

父亲用“苦吟”为题写下的三首诗，是展示自己一生最精简的心得表达。“苦”是父亲一生从事学问研究最真实的写照，同时也告知我们一个道理：要耐得苦，肯用功，善用心才能做得真学

问。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很多，但真正做到不容易。父亲并不是仅仅以诗言诗，而是通过论诗总结出治学做人的自我规范。

从父亲遗留的手稿中，不单只有诗词吟稿，其中地史考证、民俗风情、方言俗语、人物掌故、文物鉴定、书信酬答等诸方面文章，大多几经修改，几易其稿。以史实为准绳，以文字作滋润，尽可能提炼到精妙处，方可付梓刊发。父亲一生著述不少，从编撰《北海市地名志》开始之后，合著有《大西南门户——北海》《南珠春秋》《珠浦历代诗选注》，专著有《一粟楼诗词选钞》和《沧痕桑影录》一、二、三辑。其中《沧痕桑影录》对北海文史有很全面的研究，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。其他还有很多未入集的各门类文章。父亲的诗词入选《当代八百家诗词选》《当代中国诗词精选》《中华当代诗词选》。除了旧体诗词，父亲在书法、国画、篆刻等领域也有较高造诣。书法、国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展览，书法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。父亲是中国书法家协会、中国楹联学会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，1995年受聘为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，当年名入《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》《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》。

父亲1980年在市文化馆工作时，创办了北海第一个成人书法学习班，前后6期培养学员200余人，对北海的文化建设投入热心，无私奉献。父亲在1984年任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副主任、《北海市志》常务副主编期间，对志书的编纂工作一丝不苟、尽心尽德。作为一名老民建会会员，曾经的政协北海市委员会第四、五、六、七届委员，第四、五届政协常委，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，他在致力于保护弘扬北海的历史文化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。北海改革开放初期，他撰写了大量稿件宣传北海的历史地位和区位优势，为论证北海合浦古丝绸之路始发港刊发了不少文章，有些文章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，很受史学界重视。他晚年参与“南珠碑林”的筹建，并为“南珠碑林”作序书丹，自认为这是人生一大乐事。他对地方文物古迹十分关爱，建言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措施，倡导评选“北海八景”，并为新定的八景赋诗。他被誉为“北海历史活字典”，这实质上是父亲的才学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种体现。这除了源于他个人对地方历史文化的深厚感情，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他对多年治学成就的具体运用。父亲日记中记录了当年的一个故事：1991年10月，北海市人民政府筹办北海市首届珍珠节时，曾邀请香港的包玉刚先生参加开幕式，包玉刚先生应邀说要来，但临近珍珠节开幕时包玉刚先生却突然逝世。市政府办公室通知父亲连夜到迎宾馆开会，代市政府撰一挽联发往香港，父亲当时手撰一联，联曰：“盛节焕珠光，骄客方期乘可照；星槎伤驾杳，高斋虚待榻空悬。”挽联句溢翰藻，蕴意雅重，不失为一佳联。从这一副联句的文字表达，可以透视父亲长期治学积累的瞬间发挥。

检读父亲的遗稿，如见父亲音容，常常感动不已。父亲一生都实实在在做学问，我可敬的父亲。

（作者系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会员）